

一碗鸡蛋面

鹿剑林(菏泽)

高三上学期,学校举办秋季运动会,我除了参加篮球、排球的集体项目外,还报名参加了五千米长跑。可能是我缺乏经验、体力分配不均,咬牙坚持冲过终点线后,便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是傍晚掌灯时分。抬眼望去,屋内灯泡晕开一圈柔和温暖的黄光,暖意漫遍整个小屋。向阳的窗户下,一个蜂窝煤炉正烧着开水,铝壶盖在水蒸气的冲击下啪嗒啪嗒作响,白白的水雾弥漫开来,氤氲了半个房间。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伯推门进来——正是我的班主任黄开修老师。我这才恍然发觉,自己正躺在老师狭小朴素的单身宿舍床上。

我连忙掀开被褥想要起身,黄老师伸手按住我,柔声安抚:“别急着起来,再躺一会儿,我还没做好饭呢!”他侧身坐在床沿,抬手用手背轻贴我的额头,笑着说:“没事儿,估计是没好好吃饭,饿晕啦,我给你煮碗鸡蛋面补补。”

不消十分钟,一大碗卧着两个荷包蛋的葱花面条被端上了小饭桌。黄老师又从一个黑陶罐里取出两块自己腌制的臭豆腐,放在白瓷小碟里,倒了厚厚一层香油,浓郁的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灯光下的黄老师一脸慈祥:“起来洗把脸,赶紧吃了去上晚自习。”门后头,木架上的搪瓷盆里洗脸水是温热的。我鼻子一酸,低头洗脸,悄悄拭去眼角滑落的热泪。

一碗热面、两个荷包蛋、一碟臭豆腐满足了我的味蕾,填饱了空空的肠胃,也温暖了我少年的心。这一幕,已珍藏在我的记忆里三十三年。

那时,我在单县五中读高中。单县五中位于距离县城二十五华里的偏远小镇。农村中学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这些住校生每个月从家里带四十五斤粮食和六块钱菜金(高三时涨到九块),交到学校后勤处,算是搭伙。一日三餐,每个班的值日生从伙房把饭菜抬到教室前,在空地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搪瓷碗,负责打饭。女生一个个端进教室里吃,男生们则蹲在树荫下,六七个人围成一圈。除了各自碗里的饭菜,中间还有一罐头瓶咸菜——那是每个同学从家里带来的,有腌制的酱豆子,有胡萝卜咸菜,每天吃一瓶,一周之内口味各不相同。大锅菜油水稀少,时常能吃到发酸的馒头,清汤也带着淡淡的糊锅味,大半日子里,我们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到了高三下学期,高考一天天临近,最后冲刺阶段学习强度很大,营养跟不上就容易发困,严重影响学习效

率。每周六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我常常悄悄溜出校园,跑到国道边的小饭馆吃一碗面条,偷偷给自己加营养。

有一次,刚走到公路边,迎面遇见了同班同学王兆宪。原来他也和我一样,想趁着课余时间加餐补给。“走,我请你!”兆宪拉我去了镇上一家有名气的饭馆,点了两碗鸡蛋面。饭馆师傅先把鸡蛋炒成金黄金黄的蛋花,再用热油炸了葱姜,炆锅下面条,等面条煮熟了再把炒好的鸡蛋加进来。在我看来,镇上的美食没有比这碗鸡蛋面更好吃的了。当然,价格也不便宜——一块钱一碗,我平时舍不得。兆宪在家是老小,四个哥哥姐姐有两个在县城工作,兆宪是我们班名副其实的“王老五”,有钱,个高,人长得帅,穿着也体面,还常常骑着一辆凤凰牌二八自行车。

这碗美味的鸡蛋面让我“幸福”了整整一个星期,感觉营养充足、精力充沛,学起习来马力十足。

转眼又到了周六下午,我心里惦念了一周,回请兆宪去国道边喝面条。路上,我自揭家底,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兜里只有一块几毛钱,请不起鸡蛋面。我请你喝四毛钱一碗的葱花面。”兆宪欣然应答:“一样的,吃饱就行!”我们俩一边喝面条一边交流复习备考心得,吃得津津有味、幸福感满满。

那年的高考后,我们俩榜上有名,考上了省内不同的高等院校,毕业后在不同的城市当了刑警。

和我们俩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个“老大哥”刘同学。之所以叫他“老大哥”,是因为他是复读生,并且复读了至少两年。那一年,他终于考上了矿业大学的专科。两年后,他被分配到枣庄矿务局八一煤矿劳资科工作。他领到工资的时候,我还在高校就读,他通过邮局寄给我五十块钱,汇款单的留言栏上工工整整一行小楷:“刚领到工资,给兄弟分享一下!”

他知道我家经济条件不好。当时,公安院校的伙食补贴比普通院校高,我每个月只需贴补十块钱就够了。刘老兄寄来的五十块钱,让我整个学期倍感宽裕富足。

如今,我们国家已全面实现小康,吃饭穿衣早已不是什么问题。现在的很多孩子,不仅上大学首选沿海发达城市,就连读高中也得挑条件好的。我的母校——辉煌多年的单县五中已很难招生,不得不迁进县城。

班主任黄开修老师已是耄耋之年。兆宪和刘同学,头发日渐稀疏,岁月的印痕已爬上眼角,那个骑凤凰牌自行车的追风少年,永远定格在记忆里。

归巢

徐军(江西)

像一只归巢的候鸟
以一种陌生的姿势踏回故土
每一位乡亲都会抬头凝视
随后准确地叫出我的小名

石头山一如从前险峻
小溪上那艘旧船依旧沉默不语
泥泞的土路早已铺上沥青
村口的老树失去了踪影
坐在门槛上的老人没有太多改变
迎面走来的小伙子不知来自谁家

春联褪去了年味
虚掩的木门还是吱吱呀呀
母亲的微笑亲切又熟悉
只是多出了几根陌生的白发
父亲坐在矮凳上抽烟
问候中有了一些客气

梅菜扣肉的香味肆意飘散
像是从遥远的童年飘来
城市饭馆里那么多调料
调不出这种纯正的滋味
味蕾最深处的记忆
是一枚擦不掉的胎记

夜色合上了村庄
小虫的浅吟低唱慢慢包围
我钻入从前的被窝
熟悉的襁褓开始紧紧拥抱
在长长的梦中
我变回了光着脚丫奔跑的孩子

鹧鸪天·芒种夜雨

秦长清(济南)

黄夜沙沙闻雨声,清晨原野望分明。麦田金浪辄生喜,连日阴霾盼放晴。

芒种到,杜鹃鸣。一年心血待收成。甘霖天降墒情好,龙口抢粮分秒争。

浣溪沙·开封之行

迎风(菏泽)

忆昔乘车赴远途,商丘转站去遗都。喑当声里梦如初。

宋殿龙亭称壮丽,千年铁塔展奇殊。消除心思岁安舒。